畫學心印

忘庵功力堪與前代周服御並駕以視南田翁機趣橫溢韻致翩翩則遠不逮矣

畫學心印

卷六

梁溪　秦祖永　評輯

甌香館畫跋

惲格

丁巳秋。予游吳門。過廣霞翁衣杏閣。見案間忘庵王子墨花卷。淋漓飄灑。天趣飛動。眞得元人遺意。當與白陽公並驅。廣霞先生曰。盍爲作設色花卷。補忘庵花品之所未備乎。余唯唯。遂破藤紙研丹粉。戲爲點色。五日而後成之。但紙不

當時寫生王陳並稱余向見其跡王作近於板滯不可與南田翁同日語也

宜于色神氣未能明發然余圖非古非今洗脫畦徑畧研思于造化有天閑萬馬之意取示先生先生曰忘庵卷如虢國澹掃蛾眉子畫如玉環豐肥豔骨貞堪並美挾兩卷以游千花萬蕊中吾將老是鄉矣相與拊掌大笑并書于後

全是化工靈氣盤礴鬱積無筆墨痕足令古人歌笑出地

曾見陳章侯臨宋人九芝圖多作棘刺昔賢必

有所本芝草不生于甘泉銅沘與箑蒲蓂莢同
稱瑞物而於榛莽頑石之間製圖有深思焉其
感慨可知已
嘗見王晉卿貽東坡書云吾日夕購子書不厭
近又以三縑博兩紙子有近書當稍有以遺我
毋多費我絹也東坡乃以澄心堂紙李承宴墨
書黃州大醉中作黃泥坂詞并跋二百餘言以
遺之夫王晉卿因東坡遭貶謫其交深矣然愛

此爲深於
閱歷之言
古今同慨

其書不可得猶以縑素易之因知筆墨賸貽不能獨厚知己在昔已然非自今也南田生與石谷子結契且廿年篋中未嘗蓄盈尺小幅而尋常面交長縑巨幀纍纍也前年曾取藏墨易石谷畫扇一面又石谷所慨然者未知澄心紙上青黃泥坂詞何時得枚坡翁故事耳清泉白石與吾周旋可以樂而忘老

東坡云世多以墨畫山水竹石人物未有以畫

用筆用墨之妙須細心領取

花者也。汴人尹白能之。爲賦詩云。造物本無物。忽然非所難。花心起墨暈。春色散毫端。飄緲形纔具。扶疎態自完。蓮風盡顛倒。杏雨半摧殘。獨有狂居士。求爲墨牡丹。兼書平子賦。歸向雪堂看。可知墨華起于北宋。然尹白之名。不甚著何邪。

淸夜獨依曲木牀。著短袖衫子。看月色在梧桐篁篠間。薄雲掩過之。微風到竹。衣上影動。此時。

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

畫山水亦然

令人情思清宕紛慮暫忘人生魚魚鹿鹿好景娛間一歲不過八九日耳偶然得之不應復以後來之日長而當面錯過也重九後三日燈下書并以勸石谷

寫生先歛浮氣待意思靜專然後落筆方能洗脫塵俗發新趣也

石谷不喜予寫生嘗對孫承公云正叔研精卉草日求其趣其于烟雲山水之機疎矣予初不

寫生與山水其功力正不相同

石谷擷取各家之長

以爲然已而思寫生與畫山水用筆則一蹊徑不同从于花葉手腕必弱一花一葉豈能通千巖萬壑之趣乎石谷終歲未嘗于寫生著意然閒一爲之必有過人處蓋其得力于山水者深筆精墨靈而其餘不可勝用也石谷進我殆幾于水仙之移人情哉

唐以前無寒林自李營邱范華原始盡其法鳥目山人此幀畫樹師營邱沙汀石骨用李晞古

叢諸筆端
故非諸家
所能及

石谷畫柳
最擅勝場

筆趣清潤兼六如居士益所謂脫盡縱橫習氣
非强事點染者所能彷彿也

此東園生游戲塗抹自取笑樂者也覽者多以
爲似石谷又謂似子晋更指某筆似某某筆似
某墨華眩惑不復可辨豈世無離婁邪抑宣尼
有若遂竟不可分别邪因衆語聚訟乃自題以
證麞鹿之誤并與石谷子晋同發一笑

烏目山人畫柳盡態極妍古所未有空對銷魂

之圖正之銷魂之句放筆滋愧
河清可俟人壽幾何對此垂絲能無慨歎然烈
士壯心其能已乎昔人于此不禁唾壺之缺矣
歌成呼酒自罰十白
烟柳蘆汀賦象荒落其得之濠上邪
三種菊爲半園艮士所圖時與唐長公斟酌沒
骨畫法祖述宋人規矩兼師造化逸趣飛翔庶
幾洗脫時徑適婁東公衡王子一見亟賞之輒

寫生惟徐氏沒骨法爲古今第一

觀此知南田翁之寫

效米顛據舷故事良士有是快友割愛相贈雪夜秉燭屬壽平重題以志一時勝會云

北宋徐熙寫生多以潰墨爲之略施丹粉而意態自足蓋其靈氣在筆墨之外也

詩思亂隨青草發酒腸還似洞庭寬董雲閒曾以此語作小景絕奇余復效之知吾陸君於此興亦不減也

蔬果最不易作甚似則近俗不似則離惟能通

生眞空前
絕後

設色濃淡
須要得宜
然非心手
熟習悉心
研究不易
窺其祕妙

筆外之意隨筆點染生動有韻斯免二障矣

觀王山人爲子鶴寫山居圖用筆如閒雲在霄卷舒自在墨華零亂一點一拂皆有異趣自雲閒董宗伯已來未有發其祕者

前人用色有極沈厚者有極濟逸者其創製損益出奇無方不執定法大抵穠麗之過則風神不爽氣韻索然矣惟能濟逸而不入於輕浮沈厚而不流爲黲滯傳染愈新光暉愈古乃爲極

致石谷於設色法廿年靜悟始窺祕妙每為余言如此因記之

衡山墨桂深得趙承旨風韻洗脫纖塵天趣泠然足稱墨林仙品

寒柯蘩竹小山激湍宛有塵外風致隨筆點刷荒率處似曹雲西整密處似李晞古然昔人神趣非鑽仰可到

余最愛倪高士秋林竹石秋堂獨坐蕉雨梧風

此種筆趣惟元人最擅勝場

致有爽氣偶得此幅研墨乘興立就得意呼毫如驚風驟雨勢不可止觀者灑然卽此以盡雲林而雲林盡此矣

學元人小景蕭散曠澹竹石亂泉不作叢莽冗雜清韻自足

此種筆趣元時有趙善長陳秋水明初有王孟端徐幼文皆黃鶴山樵一路元末最盛不下十餘家卽陸天游郭天錫亦相近葢此種與郭河

高尚書雲出米老後無能出其右者

陽畫法似分道而馳然此得人爲多大抵高曠岩逸之士都由此入

秋夜每與王先生立池上清話久之暗睹梧影輙大叫曰好墨葉好墨葉酒酣戲爲點墨如張顛濡髮時也

有誰能作房山畫坐使烟雲笑世人讀此語欲令人擱筆

高尚書與方壺外史皆得法于南宮墨戲而變

化各有不同

梅花庵主云墨戲之作葢士大夫詞翰之餘適一時之興趣與夫繪畫之流大有寥廓嘗觀陳簡齋墨梅詩云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臯此眞知畫者也仲圭醉心逃禪老人開千古未開之眼即古稱花光石室亦未肯輕許至于時俗所宗可毋置論

庚申九月下榻紅鵞館主人出示王忘庵墨花

南田翁筆墨逸趣飛翔引人入勝正難與忘庵作同日語也

長卷縱橫排奡精悍逼人因爲秉燭賦色似于忘庵筆墨之外別有蹊逕猶如唱東坡赤壁詞不可無楊柳岸曉風殘月之歌也惟主人鑒賞之

陳待詔橅王叔明亦有致畫雲用細勾太刻畫耳

待詔寫生雖極工整猶有士氣與世俗所尚大有徑庭然視白石白陽隨筆點染得生動之趣

又隔一塵矣

隨意涉趣不必古人有此然雲西丹邱直向毫端出入

觀王廉州大幀深得北苑瀟湘圖意水天空濶處一派平沙尤見筆力也

今人動稱潤筆不知此語自隋時已有之隋鄭譯自隆州刺史復爵李德林作詔高熲戲之曰筆頭乾譯曰出爲方伯杖策而歸不得一錢何

論極平允

以潤筆偶讀至此不覺失笑曰天下鄭譯之慈孫何其多乎

承公孫子嘗與余論董文敏書云思翁筆力本弱資制未高究以學勝孫與親近年多知之深好之深矣其論與予合非過謬文敏秀絕故弱秀不掩弱限于資地故上石輒不得佳孫子謂其不足在是其高超亦在是何也昔人往往以巳所不足求進服習既久研鍊益貫必至偏重

眞深於甘苦之言非得此中三味者不能有此見解也

所謂純任自然方臻妙境

所謂矯柱者過其正也書家習氣皆于此生習氣者即用力之過不能適稱其本分之不足而轉增其氣力之有餘而漸養未至陶鑄琢磨之功不足以勝之是以藝成習亦隨之或至純任習氣而無書者惟文敏用力之久如痔者飲藥令舉體充悅光澤而已不爲膽濫故常恆見不足毋使有餘其自許漸老漸熟乃造平淡此眞千古名言亦一生甘苦之至言可與知者道也

胸無塵滓
案有名勝
乘興落墨
定是佳構

隨筆點花葉須令意致極幽明窓淨几風日和潤不對俗客庭有時花秀草毫墨絹素悅人意興到拈毫含丹吮粉羅青積黛分條布葉之間必有瀟灑可觀者

壬戌八月客吳門拙政園秋雨長林致有爽氣獨坐南軒望隔岸橫岡疊石峻嶒下臨清池磵路盤紆上多高槐檉柳檜柏虬枝挺然迴出林表綠隄皆芙蓉紅翠相間俯視澄明游鱗可數

神妙之跡必得神妙之筆寫之方能傳其神趣

使人悠然有濠濮閒趣

自南軒過豔雪亭渡紅橋而北傍橫岡循磵道山麓盡處有堤通小阜林木翳如池上為湛華樓與隔水迴廊相望此一園最勝地也

壬戌之秋曾於虎林獲觀海門圖洞心駭目驚湍激風排山倒岳對峙石壁峭立上為遠岸沙路微茫深曲可人奔濤觸石盤渦谷轉以至輕波細溜於一筆開能分淺深真神妙之迹觀其

倣雲林畫須如此着想

畫水法蓋見規模董仲翔當時無與敵者王山人縮本能盡其妙置之几案間當如嘉陵江畫壁夜聞水聲也

筆筆有天際眞人想若纖毫塵垢之點便無下筆處

亂石鳴泉橅王孟端非王叔明也其皴擦渲點氣韻神逸非明眼不能辨秋宵秉燭薄醉抽毫與賞音相參證也

河南北海風韻最爲超絕

元人妙處純乎如此所由化宋人刻畫之跡而卓絕千古也

宋四家書皆出魯公而米海岳又兼以河南北海故丰采獨絕也

高逸一派如蟲書鳥跡無意爲佳所謂脫塵境而與天游不可以筆墨畦徑觀也

王山人此圖極似趙善長張伯雨絕無一筆是一峯梅沙彌也而王山人自題如此豈蘇長公所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邪倪石谷巽日觀此當發大噱

松雪翁畫
純從北苑
得來故足
居四家之
右

春夜秉燭對酒觀烏目王山人製圖灑墨如風
雨時子惠弄三弦清歌繞梁令人驚魂動魄如
此勝會他時念此不易得也

夏木垂陰松雪臨本眞能不失董源神韻曾見
雲閒董宗伯摹人冊中堪與吳興並驅予戲屬
王山人作此復變兩文敏法獨宗古勁可謂出
藍

青綠山水近代擅長惟十洲仇氏今稱石谷王

設色一道學者當細心參之

子余觀其青綠設色亦數變眞從靜悟得之當在十洲之上

仲長統昌言云清如水碧潔如霜露輕賤世俗獨立高步畫品當作此想

俗人論畫皆以設色爲易豈知渲染極難畫至著色如入鑪鞲重加煆煉火候稍差前功盡棄三折肱知爲良醫畫道亦如是矣

泛舟鄧尉看梅半月而返興甚高逸歸時乃作

惟能洗盡
縱橫習氣

看花圖

江山阻濶別久會稀寤寐心期千里無間春風楊柳青雀煙帆室邇人遐空懸夢想李先生拔圖覽趣時當從一毫端與叔子別峯相見爾

癡翁陡壑密林昔在婁東王奉常家癡翁妙跡與夏山浮嵐聲價相埒吾友石谷子橅本最佳余此幀畧有出入

方壺用米海嶽墨戲隨意破顯天趣飛翔洗盡

逸品之所以超乎神品上也學者當深味乎此言

南田翁以極似爲妙所由高出陳陸之上

縱橫習氣故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也

碧山春谿畧近趙大年江郎賦中所謂春草碧色春水綠波也

曾見白陽包山寫生皆以不似爲妙余則不然惟能極似乃稱與花傳神

石谷畫松之次夕北郭諸友携酒相樂石谷連浮數十觴玉山將頹余亦露醉興酣狂吟諧謔閒作翦燭索長綃屬余點墨因掃一石以贈千

向見雲林有此圖筆墨靜逸生趣油然惟南田翁庶幾近之

此畫中最高品也非

秋馳毫如風墨花磊磊從空而墜圖成戲石省日此醉星石也鑿取媧皇一片光氣欲令眞宰妬我他時客館索寞用以貰酒何如

斷橋無復板臥柳自生枝用幼霞筆寫少陵句多見其不知量矣艮士他時展紙今日秋夜篝燈賞心燕語一種情況忽忽在目此圖或爲索居之一助也

畫家塵俗蹊徑盡爲掃除獨有荒寒一境眞元

縋爛之極不能到此

沒骨花爲徐氏獨創之格脫盡筆墨蹊徑洵爲古今第一

人神髓所謂士氣逸品不入俗目惟識眞者方能賞之

寫生家以沒骨花爲最勝自僧繇創製山水妙如天孫雲錦非復人間機杼所能仿彿北宋徐氏斟酌古法定宗僧繇全用五彩傳染而成一時黃筌父子皆爲俯首

老樹荒谿茅齋宴坐似無懷氏之民

墨花至石田六如眞洗脫塵畦游於象外覺造

純是性靈天趣脫盡筆墨蹊徑

化在指腕閒非抹綠塗紅者所可概論也

老松危厓淙淙瀑泉人閒有此境否

宋人有艷雪圖元人有雙清圖皆稱神品筆墨奇逸氣韻清妍眞如乘雲御風以游于塵壒之外殆非時史所能擬議也此幀合兩圖意趣成之正當澡刷靈襟洗發新賞

元人園亭小景只用樹石坡池隨意點置以亭臺籬徑映帶曲折天趣蕭閒使人游賞無盡

功夫到神
化時逸筆
草草始能
有此境界

紉霞有獅子林清閟閣王叔明爲顧仲瑛畫玉
山草堂曹知白有西林禪室皆稱墨林神品吾
友石谷此圖當與古人後先標映並垂永久
石谷子小景十種雜仿宋元諸家得之篝燈夜
坐輿到隨意點墨天趣飛翔脫盡刻畫畦徑所
謂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一樹一石生氣自
足正不必索古人于千載以上也此册久置奚
囊臨行出以贈臣扆先生不遇賞音牙徽不發

逸品之畫所謂多着一點便俗此種境界最不易到

兩君相遇之歡眞墨苑風流勝事適余同客婁東展玩良久因題

陸天游曹雲西渲澹之色不復著第二筆其苔法用石竹三四點掩映使通幅神趣通幅墨光俱出眞化境也

房山神氣鷗波一峯猶以爲不易及後來學者豈能涉其顛涯

徽廟題大年小幅用右丞夏木黃鸝水田白鷺

逸品之畫眞不可以繁簡工拙論也

畫中平遠當以大年

兩欵景不盈尺筆致清遠今在維揚王氏所藏宋元冊中

郭恕先遠山數峯勝小李將軍寸馬豆人千萬吳道子半日之力勝思訓百日之功皆以逸氣勝故也

關仝氣岸高視人表如綺里東園衣冠甚偉危坐賓筵下視五陵年少裘馬輕肥不覺氣索

趙令穰筆思秀潤點色風華掩映嫵媚有餘精

爲宗

思翁以逸宕之筆隨意寫成粉本其天趣與尋常作更是不同奉常翁得其傳授此

妍畫平遠之宗工規摹趙伯駒小變刻畫之迹歸于淸潤此吳興一生宗尙如是足稱大雅

婁東王奉常烟客自髫時便游娛繪事乃祖文肅公屬董文敏隨意作樹石以爲臨摹粉本凡輞川洪谷北苑南宮華原營邱樹法石骨皴擦勾染皆有一二語括提根極理要觀其隨筆率略處別有一種貴秀逸宕之韻不可掩者且體

婁東派之所由開也

寫生一道必一一得其神趣方是工於寫生手

備衆家服習所珍昔人最重粉本有以也夫

吾友唐子匹士與予皆研思山水寫生而匹士于蒲塘菡萏游魚萍影尤得神趣此圖成呼子游賞因借懸榻上若身在西湖香霧中濯魄氷壺遂忘炎暑之灼體也其經營花葉布置根莖直以造化爲師非時史碌碌抹紅塗綠者所能窺見

石谷撫雲西竹石枯槎靈趣靄然索玩無盡密

林大石相爲賓主山外平原歸人一徑位置甚遠其運筆有唐人之風覺王晉卿猶傷刻畫

予少時見畫梅沙彌輙畏之此正時俗謬習王山人所怪嘆者今觀撫本如睹司隸威儀不覺爽然意消也

石谷臨大年谿牧圖下爲平岡樹單用墨筆作榦欹曲葉仰刷横作絲絲甚密下有流水一童卧牛背在水草間甚幽上無山巒蘆水惟作寒

法趣自佳

雅二三點而已石谷爲余言宋元千金冊中曾見此本

覲其崖瀨奔會林麓隱伏寂焉澄懷悄焉動容蓋已近跨六如遠追洪谷孤行法外軼宕之致盡矣當巒岡先生秋堂隱几游于雲綃而王山人已隔牖含毫分雲置壑兩公神契默成眞足鼓舞天倪資其霞舉尙哉斯圖

觀二瞻仿董源刻意秀潤而筆力小弱江上翁

十洲青綠爲有明一代之冠趙松雪後一人而已

秉燭屬石谷潤色石谷以二瞻吾黨風流神契欣然勿讓也凡分劈渲澹點置村屋谿樹落想輒異眞所謂旌旗變色煥若神明使它日二瞻見之定爲叫絕也

仇實父因過竹院詩意大青綠設色風華妍雅又饒古趣伯駒以後無與爭能者矣王子兼採兩家遂足超仇合趙度越流輩

池塘竹院石谷仿劉松年邱壑極雋逸設色兼

青綠必要淡中見厚方不板滯石谷晚年頗有作家習氣

桃源仙景必如此筆墨寫之方能傳其神妙

仇實父濟雅而氣厚此石谷青綠變體也設色得陰陽向背之理惟吾友石谷子可稱擅場蓋損益古法參之造化而洞鏡精微三百年來無是也

求桃源如蜃樓海市在飄渺有無之閒又如三神山反居水底舟至輙引去武彛山中時聞仙樂繚繞巖巔異香氤氳發于林皋白雲冉冉下墜即之不可得見覩此洞壑深杳古翠照爛落

坡翁畫竹余得造化之妙宜交湖州之傾

花繽紛烟霧杳然王山人若已造其境故能得其眞宇宙美迹眞宰所祕乃不越襟而能問津于研席閒始知劉子驥輩眞凡夫耳

南田籬下月季較它本稍肥花極豐腴色丰態媚不欲使夫容獨霸霜國予愛其意能自華擅于零秋戲為留照

東坡于月下畫竹文湖州見之大驚葢得其意者全乎天矣不能復過矣禿管戲拈一兩枝生

例也

此中微妙正乏解人不得

趣萬狀靈氣百變

朱闌白雪夜香浮即趙集賢夜月梨花其氣韻在點綴中工力甚微不可學古人之妙在筆不到處然但于不到處求之古人之妙又未必在是也

雲林通乎南宮此眞寂寞之境再著一點便俗

雪齋後寫得天寒水落石齒出轉以贈賞音聊志我輩浩蕩堅潔

天然妙景惟南田翁墨妙庶足傳其神

秋夜烟光山腰如帶幽篁古槎相間谿流激波又瀉瀉之所謂伊人于此盤游渺若雲漢雖欲不思烏得而不思

半壑松風一灘流水白雲度嶺而不散山勢接天而未止別有日月問是何世倘能置身其中可以逍遥自樂彷彼巢由庶幾周生無北山之嘲矣

三五月正滿馮生招我西湖輕舠出斷橋藏荷

如此景界惟納圖記事方爲合格正非詩之所能盡也

花香氣隨風往來不散倚棹中流手弄澄明時月影天光與游船燈火上下千影同聚一水而歌弦鼓吹與梵唄風籟之聲翕然并作目勞于見色耳疲于接聲聽覽既異煩襟滌雪眞若御風淸泠之淵聞樂洞庭之野不知此身尙在人閒與否焉生曰予善吟顧予爲我歌今夕余曰是非詩所能盡也請爲圖圖成景物宛然無異同游時南田生曰斯圖也卽以爲西湖夜泛詩

卽此可想見南田翁胸次瀟洒不染塵氛

此中微妙眞脫盡筆墨蹊徑

可也

千頃瑕玕三間草屋吾意中所有顧與賞心共之

春烟圖似得造化之妙初師大年既落筆覺大年胸次殊少此物欲駕而上之爲天地留此雲影

昔在虎林得觀馬遠所圖紅梅松枝小幀乃宋楊太后題詩以賜戚里其畫松葉多半折離披

讀此令人蕭然意遠

有雪後凝寒意韻致生動作家習氣洗然暇日偶與半園先生泛舟于邗溝淮水之間因爲説此圖先生卽呼奩取扇屬余追倣之意象相近而神趣或遠矣先生家有馬公眞本當試正所不逮

亂竹荒崖深得雲西幽澹之致涉趣無盡

奇松參天滄洲在望令人冷然神遠

筍之干霄梅之破凍直塞兩間孰能錮之

精微之理耐人尋味

慧心人自能領何之

妙契微茫

藏山于山藏川于川藏天下于天下有大力者負之而趨

畫貴深遠天游雲西荒荒數筆近邪遠邪

月落萬山處處皆圓董巨點筆似之

趙大年每以近處見荒遠之色人不能知更兼之以雲林雲西其荒也遠也人更不能知之

長安報國寺松十數本虬龍萬狀偶憶其一點以千丈寒泉與松風並奏清音隱几聽之滿堂

天巘

寫此雲山綿邈代致相思筆端縹緲皆清淚也

董巨神氣難摸索處當如支遁之馬不知者不

能賞之

青青陵上栢磊磊㵎中石讀之令人超然世外

五松圖神氣古澹筆力不露秀媚如婦人女子

然而骨峙于外神藏于內以其藏者如先生故

以爲壽

壽徐前輩

惟冷元人筆能得其趣

挂箭射筒通竿無節此圖近之

江樹雲帆忽于窗櫺隙影中見之戲爲點出平遠數筆烟波萬狀所謂愈簡愈難

長河曉行得此景迷漫烟霧何必米山

如此荒寒之境不見有筆墨痕令人可思

北郭水亭蓮花滿地坐卧其上極游賞之樂幾墨頹筆畧爲伸紙遂多逸趣也

竹蕭澹而無華柳向秋而先零何取于是而樂

梅道人生平得力全在於此

之南田生曰嗟乎孫子之風遠矣夫其處幽藏密寓其深思人蓋不得而窺焉孫子峭于肅衆而和于同韻呼柳下以自進也而偃仰塵墟往往口吟激歌薇之聲殆將以此爲西嶺而游心乎孤竹哉庶幾其有鄰也

梅沙彌有此本筆力雄勁墨氣沉厚董巨風規居然猶在此幀仿其大意過邯鄲而匍匐矣

橅擬翁陡壑密林不爲清潤工整之態意象荒

二米衣鉢
惟高尚書
得之而前
無古人後
無來者

向見思翁
小冊一幀

荒古趣洞目所乏高韻耳
高尚書夜山圖眞絕去筆墨畦徑得二米之精
微殆不易學昔元鎭嘗題子久畫云雖不能夢
見房山特有筆思以擬翁之奇逸猶不爲元鎭
所許況時流哉
鷗波老人淸江釣艇趙千里晴巒聳翠此幀兼
用其法與賞心者相參證也
思翁善寫寒林最得靈秀勁逸之致自言得之

枯樹六七枝各極其態山石坡陀寥寥數筆一種古淡天然之趣後賢千皴萬擦所不能到

語皆精鍊風調自佳

篆籀飛白妙合神解非時史所知

余所見雲林十餘本最愛唐氏高柯修竹圖爲有勁氣此作竹石畧似之樹若再學雲林未免邯鄲之笑

瓊樹艷雪絳樹珠衣邢尹聯茵虢秦同輦眞人閒蕩心銷魂殊麗要眇之觀也剪綵未工春風不借嫣然在目宜以永日取示賞音同此娛神耳

南田翁超然塵外品詣自高

荒寒之韻嘗細心領取

余在北堂閒居灌花蒔香涉趣幽豔玩樂秋容賞我吟嘯庶幾自比于滕華道隱之閒有萬象在旁意對此忘饑可以無悶矣

黃鶴山樵遠宗摩詰近師文敏參以董源故足與倪黃方駕

雪圖自摩詰以後惟稱營邱道甯然古勁之氣有餘而荒寒之韻不逮矣余此意即橅右丞不落宋人規矩

先生畫曾見一幀古淡天然脫盡畫家習氣

余三十後便知筆墨自謂差勝古人奈資質鈍劣又遭離亂風塵奔走歲月如馳今年過五十迄以無成

伯敬先生畫宗逸品絕似洽元人一派筆致清逸有雲西天游之風眞能脫落町畦超於象外長蘅孟陽微有習氣皆不及也

伯敬自稱晚知居士言晚年方知筆墨而深自喜幸故云晚知筆墨精微造化所秘本未易知操觚之士終身從事於此而不知其要妙者皆是也伯敬蓋得之於詩從荒寒一境悟入所以落筆輙有會心今人徒口而談筆墨思伯敬晚

撫膺自問仍茫乎未有得也虛道之難如此可慨可慨

知之旨能無愧邪

庾征西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鶩之誚吳道子不服張僧繇覽其迹曰浪得名耳已而或歎以謂伯英再生或坐臥其下三日不忍去始知能不服人者乃能深服人者也

聚歛蔬品凡廿餘種大都江南村落畦圃閒物將欲訪雞蘇龍鶴之苗裔討諸葛元修之姓氏固有所不暇何況碧澥琅菜崑邱之蘋焉從問

之雖然茲當歲旱野無青草誦蕨萁海米之詩心傷歎矣悽其漣如彼江南村圖之間徒有此色安能飽此味邪圖成玩繹殆忘人間有芻豢之悅口矣題以自警幷告同志

於陵仲子漢陰丈人抱甕灌園晦跡當代於是有灌畦翁抱甕子菜根居士之儔轉相慕尚託於老圃以自名高風逸韻未嘗不流傳人間嘗試譔硯沼以爲雨露和丹黃以爲風日滿紙暄

景極幽秀以枯淡之筆寫之令人愛玩不置

妍如笑如舞覺指腕間化工非遠正未知含毫吮墨便可當操鉏負畚否

戲用巨然墨葉法作青芬圖深於山水者能通寫生之意斯言信夫

拳石翠篠畧近元人風致賞音者鑑之

曾見宋人畫冊中有此景秀逸可愛管仲姬輩所自出也

仿王孟端雙松小山畧得山樵高逸之致與知

者。鑑之。

作畫當師造化故稱天閑萬馬

龍山夜泊蓬窓翦燭得此時同舟諸子方打馬喧呼無一盼者

二月春寒瓦爐烘硯小冊雜擬宋元諸名家紙新墨滯未盡其趣然筆先之意亦不落時人畦徑也與知者鑑之

惠崇江南春卷秀潤之筆臻爲神境此景能寫

米氏神妙處最難領取

魄力恣肆

荒落畫柳即宗其法撥琴坐對當使江湖相忘

米敷文有瀟湘圖雲氣飄渺發人浩蕩奇逸之懷余正未能得其神趣

臨一峯老人小景筆致蕭散浮嵐之一變也

梅花庵主筆力有巨靈斧劈華嶽之勢非今人所能夢見也

王叔明山居圖在毘陵唐孝廉家蒼渾沉古眞有董巨遺意

用僧繇沒骨法寫大年平遠更覺神彩生動超然塵表

子純莊子偶得十洲清溪橫笛圖愛其景物清曠恨不置身其閒乃屬鈕子碩孺為之寫照其谿山樹石則命余補圖余亦謂莊子風神清澈非斯圖不足以置莊子遂欣然捉筆挹其風流殊勝采石江邊乘月謫仙人也

石谷子以僧繇法寫大年平遠彩翠絢爛境晶靈畫家變體頗得奇狀

人莫不願子弟富貴矣悔花夜月篝火熒熒伊

唔之聲發更未怠以課其子其子必有成也余讀知還朂勉之章期以調羹許以凌雲庶幾不虛所願哉因爲作牡丹圖爲他時富貴之兆云

菊以黃爲尙而紫次之故月令獨稱黃華亦猶牡丹之有姚魏也九日不見菊圖此補之

昔右軍初學衛夫人書不能造微入妙其後見李斯曹喜篆蔡邕八分於是楷法爲千古之宗張長史觀古鐘鼎科斗篆而草聖不媿右軍父

書畫同一關紐

古來畫家能集大成者惟石谷一人宜為諸家心折

子黃涪翁云學書須熟觀魏晉人書會之於心自得古人筆法畫理亦然余自交石谷子畫凡數變初猶未能飛騫絕迹也後盤游江南北諸收藏家一時名迹觀覽無遺而其學大進自五代南北宋以至元明諸家筆法從古相為枘鑿無能會合者至石谷乃悉羅而致之毫端如握大將兵符驅使材官羽騎佽飛之士奔走恐後從此縱横肆恣左宜右有又如蛟龍之乘風雲

觀此知石田翁筆墨未脫粗豪習氣

而上天而變化遂不可測矣

范華原小幀人間僅存妙跡昔在婁東今歸秦興縱廣不過數寸耳而囊藏巖壑有千里之勢

曾見石田翁拓爲大幀盈丈蔚然可觀盡其勢幾不容於縑素但過雄勁似有縱橫餘習未若王郎撫本爲沖和自在也

曾見文湖州寒林竹石卷宋思陵題曰暮靄橫看黃山谷大書於後而王叔明作脩竹遠山亦

畫至脫化譜格方能縱筆所至自得天趣有超乎筆墨之外者不可拘蹊徑求也

稱湖州此卷筆力不在郭熙之下石谷嘗言三十年前見之至今猶往來於懷因用其法畫寒林筆致軒軒健舉而水石布置兼用李唐蓋石谷能鼓舞天機游於象外前人蹊轍不足以限之故動與神會若有一物膺礙不能至矣嗟乎豈獨繪事然哉黃癡翁爲勝國諸賢之冠後惟啟南得其雄渾劉完庵董文敏得其秀逸先香山鄒臣虎亦各得癡翁之一體餘子碌碌大都

畫虎刻鵠而癡翁墨精汨於塵滓矣婁東王奉常闡發前規倡導來學虞山王子接迹而起洞貫秘途使一峯老人重開生面眞墨林之勝事也

惜竹不除當路筍愛松留得礙人枝余最愛此二語石谷此圖畫石壁倒拔松勢突兀垂枝拂地似與二語合也

青綠設色至趙吳興而一變洗宋人刻畫之迹

青綠設色至趙文敏眞容前絕後雖大年伯駒亦不能不稍遜一籌

運以沉深出之妍雅穠麗得中靈氣洞目所謂絢爛之極仍歸自然眞後學無言之師也石谷子廿年靜悟始於秘妙處爽然心開獨契神會觀其渲染直欲令古人歌笑出地三百年來所未有也此卷全宗趙法蕋趙已兼衆美擬議神明不能舍趙而他之矣

黃山谷觀湖州晚靄橫看卷言瀟灑大似摩詰工夫不減關仝余嘗與石谷見湖州小幀寫竹

青綠設色於淺淡中更能饒穠厚之致惟趙吳興獨擅勝場

石數筆極超與山谷所云畧不相似

青綠重色爲穠厚易爲淺淡難爲淺澹矣而愈見穠厚爲尤難維趙吳興洗脫宋人刻畫之迹運以虛和出之妍雅穠纖得中靈氣惝怳愈淺淡愈見穠厚所謂絢爛之極仍歸自然畫法之一變也石谷子研求廿餘年每從風雨晦明萬象出沒之際爽然神解深入古人三昧此百年來所未有也

兩家宗旨不同而各極其妙

董文敏云畫欲暗不欲明石谷云畫有明暗如鳥雙翼不可偏廢明暗兼到神氣乃生兩家宗旨不同能互相發明否敢質之奉常先生

元時惟房山鷗波居四家之右而趙吳興每過房山輒題作勝語若讓服不置者近代賞鑒家或不爲然此緣未見房山眞跡耳董文敏得尙書大姚郝圖觀其筆力驚絕果非子久山樵所能夢見石谷王子亦稱夜山圖雲烟變滅神氣

高尙書筆
墨神化概
可想見

生動得從尺幅想其風規溉其芳潤猶可以陶
鑄羣賢超乘而上
石谷嘗自言學子久畫得力於婁東二王先生
先生數十年游娛繪墨其一點一拂皆從癡翁
神韻中來如探泉源斟酌不窮石谷與兩先生
講正最久擬議神明故有得意忘言之妙洗發
靈趣洞貫秘塗與先生賞心娛樂不足爲外人
道也

此中微妙豈鈍根人所能領會

秋山岑然收潦水清令人神氣欲歛覺慘澹經營都無是處

迂翁之妙會在不似處其不似正是潛移造化而與天游此神駿滅沒處也近人只在求似愈似所以愈離可與言此者鮮矣

草草游行頗得自在因念今時六法未必如人而意則南田不讓也

竈突不烟時燒樹根向窓檽微陽借筆遣興昔

天眞簡淡是雲林一生得力處

人云饑時展看還能飽人又不知寒時展看還能代綈袍否

殘葉亂泉境極荒遠

純是天眞非擬議可到乃爲逸品當其馳毫點墨曲折生趣百變千古不能加即萬壑千崖窮工極妍有所不屑此正倪迂所謂寫胸中逸氣也徐子有曠覽人外之致王山人因以此幀聊供卧游筆墨神契遺象忘言當自得之

有超然塵外之致

王黃鶴爲顧阿瑛寫玉山草堂不爲崇山疊嶺沉厚鬱密惟作松杉篁篠淺沙迴瀨禽雀飛翔別有一種風趣

秋山草堂點景賦色精工而妍雅與丹臺夏山諸本筆墨小異其取境最近而思致極遠

曲終人不見化作彩雲飛非筆墨之所可求也

趙大年柳鵶蘆雁宋徽廟亦有此本在孫給諫家家香山曾擬之

茂林下坐蒼茫之間殊有所思也
雲霧中一峯折下直至江岸烟浦危橋隱隱眞所謂能工遠勢者
紫栗一尋青芙萬朶二語作畫最勝
雲樹爲山之衣裳雲樹不秀潔則山光垢蔵與童山同讀其詩悠然想見種豆南山氣象雖欲不代爲樂不可得但落筆處則吾意不能如筆何矣

冷元人一派往往同此蹊徑

作畫先要講求骨格

吳都賦云。苞筍抽節。往往縈結。綠葉翠莖。冒霜停雪。橚矗森萃。蓊茸蕭瑟。檀欒蟬蜎。玉潤碧鮮。梢雲無以逾。嶰谷弗能連。鸑鷟食其實。鵷雛擾其閒。玩此藻麗形容。竹趣窮妍盡美。即文湖州之圖。偃竹。吳仲圭之畫。直幹不能過矣。

幽澗寒松。丹邱生與句曲外史合作。筆趣不凡。得荒寒之致。

筆筆有天際真人想。一絲塵垢。便無下筆處。古

功夫到神化時自超乎骨格之外如天馬行空不可控勒也

非意在筆先神遊象外者不足與參斯旨

人筆法淵源其最不同處最多相合李北海云似我者病正以不同處求同不似處求似同與似者皆病也

香山翁曰須知千樹萬樹無一筆是樹千山萬山無一筆是山千筆萬筆無一筆是筆有處恰是無無處恰是有所以為逸

氣韻自然虛實相生此董巨神髓也知其解者旦暮遇之

石田翁人品之高於此圖概可想見

昔唐解元贈石田翁小卷作水村平遠深柳漁梁菰蒲曲岸竹樹最深處柴門臨溪彷彿有詠歌絃琴之聲出於草堂烟翠間與時禽水鳥相爲應和藉寫白石翁高逸處也其畫柳師趙大年坡石骨法宗李晞古筆墨之外有高逸神韻石谷子曾倣此意爲笪在辛御史作長卷余爲題詠甚暢此卷微有異同皆生平合作鑒者珍之

樹石能脫去形迹自臻神化

畫梅寫照須如此筆墨

向見耕煙倣米老巨幀氣勢雄

方方壺畫樹石全不似樹畧得其景象耳畫石亦然然余猶拘於形似未能盡忘法度也見者以爲何如

逃禪老人畫梅脫盡甜熟畦徑霜枝鐵榦玉面鼠鬚寄情寂寞之濱高蛻風塵之表正非凡筆所能擬議

米襄陽墨戲一正千古畫家謬習觀其高自標置謂無一點吳生習氣蓋唐人畫法至宋乃暢

遠變化離奇以北苑爲宗故非諸家所能及

石谷深得巨然神趣

南田翁設色之妙在三趙規格之外

米家父子又一變耳石谷子深得墨戲三昧故於米家雲山煥若神明洗盡時人畦徑巨公神氣沈鬱蒼然有太古之風時史倣學未易涉其涯涘吾友石谷子殆藝游而至者乎觀此圖恭無前後之殊矣

設色淡冶氣韻沈深樓閣不爲界畫益饒古趣兼伯駒鷗波之勝極人間奇麗之觀余因製仙山圖由贊嘆希有

用筆用墨
石谷可稱
登峰造極

此中神理
今古同情

烏目山人倣北苑萬山烟靄鬱密林木深杳有雲迷霧合猿啼豹嗥之致其行筆鬱勃鋒勢墨光淋漓一片化工靈氣無迹象可尋米南宮腕有羲之鬼石谷能起董源於指下昔人云恨我不見古人又恨古人不見我視天下畫家者流何啻相去萬里

元人有雲西貞居皆工竹石與雲林為冠冕此景略似雲西不能為迂翁也

畫家須萃諸家之長方能造微入妙

學古人須得古人之

淡園數中韻士能賦詩善書尤精於繪事游屐所至輒濡筆爲圖淸潤秀拔名流莫不推挹石谷子尤絕賞之因寫此爲贈昔黃鶴山樵有修竹遠山徐幼文有谿山琴趣皆稱逸品是卷兼擷兩家之勝天機飛舞一點一拂都是化工靈氣使人玩索不窮澹園得此所詣必進而益上行且爲之詠鄭虔三絕矣

東園生曰學睎古似睎古而睎古不必傳學睎

神徒泥形迹者終爲門外倫夫

前代畫家學李晞古者以唐子畏爲第一

畫柳之妙最難領取

古不必似晞古而眞晞古乃傳也虎頭三毫益其所無神傳之謂乎石谷此圖神明於法度殆如光弼將子儀軍旌旗變色使六如先生而在正當發猶龍之慨今天下之爲晞古者其知愧夫

畫柳得勢然昔人猶戞戞難之宋元諸家尤多變體不相蹈襲而畫法屢變益奇可謂極妍盡態矣惠崇大年時出新意此圖倣之

思翁畫寒林最擅勝場聞從營邱河陽風韻中得來

皴染不到處雖古人至此束手矣

一峯老人爲勝國諸賢之冠後惟沈啟南得其蒼渾董雲間得其秀潤時俗搖筆輒引癡翁大諦刻鵠之類癡翁墨精汨于塵滓久矣願借秋山圖一是正之

董文敏云唐以前無寒林自李營邱郭河陽始盡其法雖虬枝鹿角槎枒紛拏而挈裘振領條理具在

畫境如此無美不臻

寫生家於此等處最

有筆有墨謂之畫有韻有趣謂之筆墨瀟灑風流謂之韻盡變窮奇謂之趣

蕙叢初齊芍藥將放忘憂度隙坐靜嘯東軒偶得此冊洗滌硯塵抽毫解衣運思游娛成十二幀聊寫我胸中蕭寥不平之氣攬者當於象外賞之勿使牙徵絕紋也

虞美人此卉之極麗者其花有光有態有韻綽約便娟因風拂舞乍低乍揚若語若笑予見作

難摹其神韻南田翁能於形似之外得之眞絕詣也

者能工矣輒不能似似矣輒不能佳益色光態韻在形似之外故得之者鮮也此種妍色余甚畏之携至吳門山齋新涼快人始爲拈筆未識於色光態韻畧有得否

山莊早春昔惠崇郭熙皆有早春圖稱爲人間名迹烏目山人此卷雖宗輞川畧兼惠崇遺法嵐容樹色雲影川光一點一拂皆帶早春風氣至於設色之巧極爲淺淡愈淺淡而愈見沈深

設色神化
生趣百出
功夫至此
登峰造極

見其沈深而不知以空靈滃蕩出之也若用色
渲染一入穠厚則非早春景色惟滃極而沈深
蓋能運其神氣於人所不見之地其經營苦心
至此無餘憾矣

松風嵐翠設色古淡不爲濃麗而氣韻自足此
趙吳興神境也

石腳平橋秋林紅葉離披有致一徑穿林而上
古岸相接遠樹迷離鐵斷烟村畧得遠勢荻蘆

如此畫境
最不易到

平灘泊一漁舟愈見閒冷

設色最沖淡而沈深浮氣盡斂不爲絢爛此成

風妙乎非時史所知

曉山欲雨李營邱學右丞一格與他本迥別石

谷此景於象外會其神趣眞古人之再見也

松壑聽泉石谷學李晞古法晞古關境靈險發

筆得峭爽勁逸之氣時俗學倣大都畫內遺骨

使驊騮氣盡願借斯圖一是正之

記秋山圖始末

董文敏嘗稱生平所見黃一峯墨妙在人間者。惟潤州修羽張氏所藏秋山圖爲第一。非浮嵐夏山諸圖堪爲伯仲。間以語婁東王奉常烟客。謂君研精繪事。以癡老爲宗。然不可不見秋山圖也。奉嘗懼然。向宗伯乞書爲介。并載幣以行。抵潤州。先以書幣往。比至門。闃然雖廣廈深閒。而廳事惟塵土雞鶩糞草幾滿。側足趑趄。奉常

讀此擬翁秋山圖之神妙已可想見

大詫心語是豈藏一峯名迹家邪已聞主人重門啟鑰僮僕埽除肅衣冠揖奉常張樂治具備賓主之禮乃出一峯秋山圖眎奉常一展視間駭心洞目其圖乃用青緑設色寫叢林紅葉翕赧如火研硃點之甚奇麗上起正峯純是翠黛用房山橫點積成白雲籠其下雲以粉汁澹之彩翠爛然村墟籬落平沙叢雜小橋相映帶邱壑靈奇筆墨渾厚賦色麗而神古視向所見諸

奉常翁愛畫深情形容盡致

名本皆在下風始信宗伯絕嘆非過奉常既見此圖觀樂忘聲當食忘味神色無主明日停舟使客說主人願以金幣相易惟所欲主人啞然笑曰吾所愛豈可得哉不獲已而耽耽若是其惟暫假携行李往都下歸時見還時奉常氣甚豪謂終當有之竟謝去於是奉常已抵京師亡何出使南還道京口重過其家閽人拒勿納矣問主人對以他往固請前圖一過目使三反不

奉常好古如此宜其筆墨之超絕當代也

可重門扃鑰糞草積地如故奉常徘徊淹久而去奉常公事畢晝夜念此圖乃復詣董宗伯定畫宗伯云微獨斯圖之為美也如石田雨夜止宿及自壽圖眞績苑奇觀當再見之於是復作札與奉常乃走使持書裝槖金尅期而遣之誠之日不得畫毋歸見我使往奉書為款曲乞圖語峻勿就必欲得者持雨夜止宿自壽圖去使逡巡歸報奉常知終不可致歎悵而已

中心藏之
何日忘之
奉常好古
情深令人

虞山石谷王郎者與王奉常稱筆墨交奉常諮論古今名跡王郎爲述沙磧富春諸圖云奉常勿愛也呼石谷君知秋山圖邪因爲備述此圖盇奉常當時寓目開如鑑洞形毛髮不隔閡所說恍如懸一圖于人目前其時董宗伯棄世久藏圖之家已更三世奉常亦閱滄桑且五十年未知此圖存否何如與王郎相對嘆息已石谷將之維揚奉常云能一訪秋山否以手札屬

傾倒

好事家往往有此豪舉

石谷石谷携書往來吳閶間對客言之客索書觀奉常語竒之立袖書言於貴戚王長安氏王氏果欲得之並命客渡江物色之於是張之孫某悉取所藏彝鼎法書并持一峯秋山圖來王氏大悅延置上座出家姬合樂享之盡獲張氏彝鼎法書以千金爲壽一時羣稱秋山妙跡已歸王氏王氏挾圖趨金閶遣使招貴東二王公來會時石谷先至便詣貴戚揖未畢大笑樂曰

聽聲隨影大都如此

情景逼真

秋山圖已在橐中立呼侍史於座取圖觀之展未半貴戚與諸食客皆覘覗石谷辭色謂當狂叫驚絕比圖窮惝恍若有所未快貴戚心動指圖謂石谷曰得毋有疑石谷唯唯曰信神物何疑須臾傳王奉常來奉常舟中先呼石谷與語驚問王氏已得秋山乎石谷詑曰未也奉常曰贋邪曰是亦一峯也曰得矣何詫爲曰昔者先生所說歷歷不忘今否否焉覩所謂秋山哉雖

文筆爽猶若淡合人一讀一擊節

然願先生勿遽語王氏以所疑也奉常既見貴戚展圖奉常辭色一如王郎氣索彊爲嘆美貴戚愈益疑又頌王元照郡伯亦至大呼秋山圖來披指靈妙纚纚不絕口戲謂王氏非厚福不能得奇寶於是王氏釋然安之嗟夫奉常襲所覯者豈夢邪神物變化邪抑尙埋藏邪或有鉅玉之毀邪其家無他本人間無流傳天下事顛錯不可知以爲昔奉常捐千金而不得今貴戚

好事家藏存名蹟比比皆是豈獨一王氏哉

一彈指而取之可怪已豈知既得之而復有淆訛舛誤而王氏諸人至今不寤不亦更可怪邪王郎爲予述此且訂異日同訪秋山眞本或當有如蕭翼之遇辨才者南田壽平燈下書與王山人發笑

畫學心印卷六

男鳳墀
姪鳳璪仝校